

洗心洞詩文

全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24



文庫 11
A 1124

大鹽後素 遺藁
中尾捨吉 編纂

洗心洞詩文

神阪 貳書房發兌



夏商
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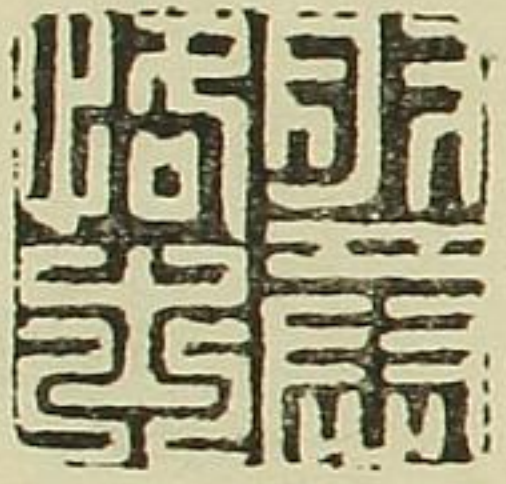
元公同守人 主并先生題字

得年

子

海心洲

海心洲



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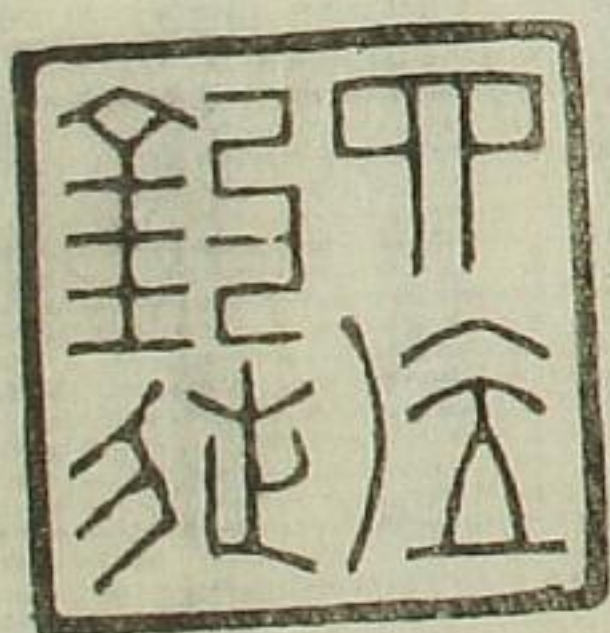


大墟子起立志於文恬武
熙之日發憤於歲歉民
飢之時舉事暴激以斃
其身要亦人傑也已子起
修學竹間易詩文不太工

而中尾某編次其詩文欲
以梓之乞予題之其意謂
是觀子起慷慨激切之氣
象者蓋在于此不太工之中
也然而編首有論傳子起
之事固已詳矣豈復待予

贅哉聊書數語以塞
其責耳

明治十三年第一月
海南迂民識于蒼厓執老
畔一并書



田中忠次郎刻



洗心洞詩文卷中注而夫主編本附二十餘則其
 非類論說其卷會始從六位自中尾捨吉撰
 且論傳則交番南支音林其地長開皆殊林
 英傑當事固忘禍福生死而事適成則亦或感禍
 福生死矣至學問精熟君子則一也
 僅々三十五字筆力透紙背足以碎豪傑之頭腦破
 功利之心膽也而腐儒俗學不與焉蓋我邦餘姚之
 學自藤樹蕃山執齊諸子而後輓近有一齋佐藤氏
 秋陽吉村氏者三子之傳詳於先哲叢談二氏之跡
 又無可記之事也莫乃姚江躬行之學泯滅也乎先

洗心洞詩文卷中

洗心洞詩文卷中注而夫主編本附二十餘則其
 非類論說其卷會始從六位自中尾捨吉撰
 且論傳則交番南支音林其地長開皆殊林
 英傑當事固忘禍福生死而事適成則亦或感禍
 福生死矣至學問精熟君子則一也
 僅々三十五字筆力透紙背足以碎豪傑之頭腦破
 功利之心膽也而腐儒俗學不與焉蓋我邦餘姚之
 學自藤樹蕃山執齊諸子而後輓近有一齋佐藤氏
 秋陽吉村氏者三子之傳詳於先哲叢談二氏之跡
 又無可記之事也莫乃姚江躬行之學泯滅也乎先



洗心洞詩文

生姓大塩諱後素字子起稱平八郎号中齋室曰洗
心洞浪華之人也其先出於今川氏仕德川家康領
豆州塚本邑德川氏建橐後屬尾藩稱大塩波右衛
門而嫡子繼其家季子為大坂市吏乃先生之祖也
先生七歲時父母俱沒以故先生直承祖父之後夙
就仕途鞅掌於吏務者非先生之志也而天之為先
生之學者其豈非基於此乎夫為市吏之職懲治罪
囚耳其所俱交者府吏胥徒其所見聞者桎梏愁冤
非殘酷嗜殺者貪欲無飽者白痴不通于痾癢者惡
有克堪其任者乎然而先生齡未滿二十勉強任之

勇為果敢無秋毫假與乎人意署中有滯訟替吏而
糾問積年不決會先生裁之則一方之主者抵先生
之宅而陳情且贈以菓子一箱先生為不嫌假受而
置之于机上明日登詣衙門召兩造者而尋問語未
終那主者叩頭請罪先生即使僕齎菓子箱來告諸
有司曰諸君嗜菓子蓋所以訟獄之滯也把蓋視之
黃金充塞俗吏互面握汗文政丁亥歲基督宗教流
行於京攝間頗破風俗大坂東町奉行山城守高井
實德命先生偵察其魁首京師八坂有妖婦益田貢
者年五十左右竊張門戶煽動愚民先生乃牒之于

京師々々之官吏素恐其妖術有驗也任先生親拿捕之先生親帥捕亡吏一二員赴之妖婦見先生之來疾起咒咀先生不肯打話蹴倒而縛之直送之于大阪令人拷掠之不服先生乃以條理詰之得實幕府於是磔之于浪花街頭永絕其妖根先生處事應變迅速果斷類如此云在職殆二十年々三十又八實德以老辭職先生以為公且去我事已矣亦以病致仕先生既辭以讀書講學教育子弟為樂遠近請教者千有餘人當時詞章訓詁之學洽乎天下一齋猶有陽朱陰王之誹也况區々託孔子之中行以隱

忍回互者本不足深咎也山陽賴氏以磊落不羈之資而伏先生之實々落落適切行去之可畏焉况彫蟲之小技白晝教乎都市深夜出入乎朱門者亦何足責乎天保丙申丁酉歲荐餓老者斃于路傍丁壯散乎四方而富商豪家糴而不糴物價陪徒焉幕吏傍觀亦不敢救之也且其所輸于京師之米穀轉致之于關東先生親目擊之屢陳賑恤之策而幕吏不省焉先生慨然不止也乃東其所嘗藏之散帙以贖之得一萬銖乃分與每人一小片金救急則幕吏忌之腐儒疑之而丁酉之舉後世雋傑之士亦以為先

生之學之累也、不知先生果以成敗貳其心乎否也、
先生既團結同志了、欲以四月十七日發、四月十七
日東照宮之祭日也、正是候城代土井大炊頭東西
町奉行跡部山城守堀伊賀守詣建國寺時可襲而
鑿之矣、社中有平山助次郎吉見九郎右衛門者、二
個生得昇怯、素懷貳心、自度事竟不成、不若自首也、
二月十八日、竊訴之于東町奉行、此夜同志瀨田濟
之助、小泉淵次郎二人、直于東町奉行所奉行、乃殺
淵次郎、濟之助僅以身免、走報之于先生、々々曰、可
也矣、十九日同志集于先生之宅、宅在天
滿川崎例祭聖像

之日也、以故不期而會者極多云、先生乃以濟之助
之言告衆、且曰、事急使渠不休、于準備也、議即決、分
撥既定、有宇津木矩之丞者、彦藩家老宇津
木下捨者弟亦來待
先生之門下、先生固知其氣宇不凡、而容易不告之
也、至是先生具告實、且勗之、矩之丞不肯、既而行、廁
大井正一郎以先生之命斬之、矩之丞曰、待焉、死且
不辭、自洗手了、從容受刃、云、無間砲聲一發放、火進
稍々來、屬者殆可二百人、時東北風正急、火焰覆天、
抵天神橋、々板既撤、不得渡、轉向浪花橋、有來抗者、
砲擊而過、直火鴻池三井岩城諸豪家、過淡路町、是

時幕兵亦稍來集焉。幕兵中有坂本源之助者，絕精砲術。安田圖書為其所狙擊，軍氣頓沮。先生乃諭衆各自縱去就，而合先生失其踪跡。是日祝融頗極慘毒，延燒大凡五千有餘戶。翌日薄暮漸燼，時岸和田、尼崎城主各出兵守大阪城，遠近騷然。大阪、靱油掛町有見吉屋五郎兵衛者，其下婢一日請間歸宿談，偶及主家之事，曰：主家近多量炊飯，以供稻荷神社，不知神果喫飯也。否，婢父怪之，走告于官，々拘五郎兵衛詰之，事遂覺。吏卒數十人來捕，是時先生與養子格之助實與力西田青太夫首弟俱潛伏，覩其襲來也。先生父

子遂放火焚死。

先生四十四歲格之助二十五歲許

時天保八年三月

二十六日也。或曰：五郎兵衛妻嘗奉仕于先生之家，五郎兵衛有義氣，為先生構焉。水哉曰：余久慕先生之學之純，而怪其事之暴。去年來于浪花市街，偏探先生之遺書，又傍尋父老目擊乎當時之事者。伊丹有稻川氏，比十五歲遊于先生之門，先生以其幼不漏，且先生舉事，氏係歸省之日，以故備無由。于聞其事情，而氏今年五十有七，依然守先生之學流，勉不巳。家藏洗心洞遺稿數篇，播帙視之，指摘循々有序不紊。余感其信道之厚，就氏借覽，寫錄藏之于家。

塾今亦撮其最有益於後學者若干錄之左又浪花
有木浦茂兵衛者今年七十有一自稱知丁酉之亂
余一日召問之曰是天保八年丁酉二月十九日也
此日天氣晴朗俄然砲聲一響火煙噴起東西縱橫
人奪路走徒以免死為幸也某以為天神社危行募
壯夫得十餘人乃使之舁出神輿而親與神官相謀
收其祭器樂器以藏之於倉庫尚有祝幣終肩之以
走至天神橋々斷是時船塲既火西南砲聲方熾顧
歸途狼狽不知其從何道也問先生之為人曰某本
是一箇之商賈無嘗出入于先生之門不知先生之

容貌為如何人也況其學問與事業亦安可得而臆
度之乎但當時罹其類燒者尚且不名先生而草稱
先生者蓋先生之德也云後又有告余者曰先生之
實子弓太郎生僅數月以其幼與乳母同繫獄翌年
流之于佐渡將行市人投淚贖者數百人惓々如不
堪乎離情也先生之德也云論者曰蘇氏論范增有
謂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
懷王孫心先生其將假何名而作何事也乎天下之
大勢固非如此容易可動搖者也矣嗚呼此何言也
乎司馬君實為通鑑以魏為正統其意曰魏以勅征

洗心洞詩文卷上

不享安得不從、魏受漢禪、劉備僭立、以溫公之碩學、而尚且為知此之語、乃知世之所謂大義名分者、泥其名、而不知其實也、况竊其名、以紊其實者乎、名者實之賓、有實而後有名可也乎、真實之實、庸人之非得而所可名也矣、禍福生死、忘了、而其實初可得焉、

洗心洞詩文卷上

從六位 中尾捨吉編纂

詩

先生之詩文非學問有素者不能容易了解也且原本寫錄不免無誤而誤字不可漫改焉書中難解者人々須自已得悟 水哉識

閏秋十一日早起步到漢水邊偶看水渾賦 曉行不為伴閑鷗欲濯吾纓來水頭江源昨夜應須雨 翻化清流為濁流 其翌又到之雨

洗心洞詩文卷上

七

林外乱峰含黑霧，雨中急水帶黃泥。造物未全殺風景，蓼花點染口東西。

其翌又到之雨甚于前日

雲垂川面水生塘，兩脚斬然自有光。當日樊川豈欺哉，不明攫々羽林軍。

梅花詩

爛燦晚英易委塵，尺縑將貯一枝春。世間多少丹青手，誰寫梅花口目真。

春曉即事

漏聲夜半兩聲催，夢裡春愁在落梅。曉起推窗還一

快，松陰苔暈射檐來。

南至日陪烏山侯代人作

城鼓殷然壓地雷，盛筵何幸此遊陪。添得一陽看不見，雪花埋沒半開梅。

代人咏禁中梅花

上林移植出塵標，千朵傷殘暴雨霄。萬一佗時不結實，君王何以鼎羹調。

春夜散步到櫻廟

幽懷違世厭喧嘩，行樂夜深曳杖賒。鮮車白日繁華地，只有姮娥口宿花。

應法隆親王令賦龍田懷古

時移世換幾秋吳紅葉清流猶自新岸畔水車頗轉
展者疑當日御遊輪

尋箕山楓有人誤其一枝山僧集拘之面縛

焉予憫其无知妄作而陷於此且惡僧之所

為不慈故誥僧以釋其囚戲賦絕句贈其僧

律嚴法具梵王宮赤子猶懲縲絏中楓葉容者不容

損明朝定捕五更風

退食後江行書懷

厭喧聊比獨醒人曳杖吟詩步水濱只恨長江虛滾

提雲捕風豈
箕山之僧乎

非沒水必投
火是先生之

本色

夕未曾一洗滿城塵

每日之江上此日雨偶成

東崖三里不無山雲雨濛濛咫尺間忽喜塊噀自西

起明朝依舊見蒼顏

江行遇雨

日斜風罷雲埋嶺雨脚東來打明鏡漣漪化為萬珠

躍閉戶無人玩奇景

絕句

上畫遯肥比應除碩人考槃澗何居祿食皆言退睽

道衛詩周易共非歎

暮秋伏枕書懷時有星變

心憂未愈發身痾藥鼎醫經日夕過
籬菊幾時缺灌漑重陽不合著花多

憂慮雖親未易知病軀貪業似含飴
有星如彗東方出俯考妖祥弗寐時

霖雨新霽移步于東郊觀東田南畝盡有潦
水之患偶成

田混池溝稻腐壞村々拱手只空哀
蓮雖君子無情甚出水紅顏一笑開

常望北山未能登一日如願踏其最高偶得

之

最高登盡世緣疎眼大襟開指市閭
始信東山小魯興蜂窠蟻蛭是人居

散衙後每探漢江之秋景此日到焉則既垂
暮暫遊而歸舍不無怨終賦之

江上優遊心未閑殘鍾又向市門還
何當獨為釣魚手一葉寄那蘆荻間

在塾童冠日改舊習一喜一懼賦此詩以戒
之

自棄遊嬉來聽仁可憐万死欲修身
群書省了長年

學士之針礎

後能守初心更幾人

重九即事二首

公卿欲洗世泥淤，不愛風流愛簿書。今日龍山自無會，孟嘉帽全得閑居。

心上吾勞杯久措，佳辰猶傍藥爐煙。若為籬菊開霜晚，故取畫花齋壁懸。

奉謝平江大兄見惠魚

簿書叢裏久沈淪，未向吳江垂釣綸。君已卧雲還宿水，吾昨夜網中鱗。大熟開市問計東山小，藥湯粥飯口腥羶。乾此新魚幾日傳，病起縱令肉也

味欲將骨鯁獻吾天

早春郊行即事

鶉鳴涼夕，稀友生春郊。獨自曳筇行，村梅不似世人意。一笑向吾無限情。

乙酉初夏多雨入梅以還益甚農民之愁可知矣短述

知矣短述

霖雨滂沱白日昏，川流澤水溢堤防。天如再出胖臆者，蕩々壞山不復妨。

訪友人宅抽架上書適黃道周列傳也讀而泣淚賦之

崇禎天子康熙帝一廢一劉不肯離人々如致良知
盡豈弗當年黃道周

甲申冬十二月望大雪偶成

銀花玉樹惜扁扉各々外地暮未歸誰家師弟一堂
裏瞑目不知斯雪飛

李春訪友人某避花既衰賦即事

五更風顛萬枝斂吾意遶人不怨差庭上蕭然侘草
木還羨落片盡生花

春曉步到櫻廟闌無人偶成言外之意悟者

必有見焉

水清地靜一般新矣異義皇已上辰簫鼓接船午天
後風埃乱始本來真

十月九日到北郊友人宅途中口號

小春日暖訪田家渡水幽村苔徑斜處々籬邊堪注
眼丹楓黃橘山茶花

見天馬橋下桃盛開

紅桃千樹水西東雞犬數聲花影中市井今勝武陵
境不知何處覓循風

過村舍看薜花

出門曉色自蒼々日上三竿過野莊蔓草生花托高

示毒婦倭臣
之真狀態

秋紅妖紫艷恃朝陽

乙酉八月十五夜會朋講大學惡於上之章
一時興起者不少因賦

偶會同朋是仲秋、簾前桂影謾西流、各認靈臺別有
月、寧隨兒女上南樓、

仲冬移步東郊見池蓮盡衰朽偶得句以示
諸同志

萬生翁闔迹無些、此說竊於釋老家、倘了義文前後
妙、更看水底未開花、

臘月野外口號

愛宕鞍馬諸嶺埋於
雪中故句中及之

本無流泓之
別

橋柳生絲岸梅蕾、回陽未解我心憂、帝城遙在雪山
下、貧窶無衣貴富裘、

梅

青春玉萼發搓牙、陳々香風徹牖紗、淡白寧同杏花
色、初來北客謂何花、

姑射神人俗態消、風姿綽約拔清標、仙骨春闌催羽
化、風前縹渺逐雲飄、

玉貌婵娟何者當、依稀月窟素娥粧、風外舞時鶯獻
曲、天然著得白霓裳、

淡粧既倩化工成、落影小池水且清、恰似吳妹臨鏡

詞譜卷一

面至容佳麗足傾城

壽陽曾卧含章檐五出飛花額上黏爾來縱點他人

面不似當年粧色漆

新葉稀疎花滿枝風開風墜不移時請看委地仍清

白幾度雨泥涅不緇

多少園梅破蕾麼既同霰雪壓繁柯明月光中艷香

認惡風聲裡奈花何

俱喜東風未全暖餘寒留得數枝春玉姿倩月臨粧

閣誰辨是梅是美人

開遍梅花南北枝馨香直上徹天時天皇倘愛芳菲

美願詔風姨莫使吹

栽得梅花五百窠橫斜深處奏鶯歌猶聞口韵含香

氣况此銀葩枝上多

一林耿耿放光輝宜晝宜宵賞不違枝中好處多攀

折莫責他時結子稀

綴枝珠玉映吟窓旬日未曾入苗腔天寒時節猶相

早花外不着蛺蝶雙

花香昨日既辭枝新實離々不標時處女勿徒求已

者祇今時節未應遲

百卉春姿不及梅瓊瑤為骨雪為腮但使海棠飄馥

詞譜卷一

游心詞苑

郁花塲千載共爭魁

連杪猶瞻積雪函色兼桃李自仙凡即今江北春光

遍誰問江南掛片帆

羅浮春色在遮前花底曲肱月正圓夜半果首美人

夢曉風颯々易醒眠

矮梅一樹自江南曾費栽培傍小庵獨語去歲開花

數點檢今春僅益三

塵埃一點不侵梢無限冰姿世外拋共見一生懷素

質天々桃李不容交

早春未見北枝催二月上旬花盡開縱為回颺所飛

起手清絕意
思高尚

舞貧家難起避風臺

林梢風度雪濤高近日春光將讓桃愛情惜意無開

斷疑我前身何法曹

十分開折報陽和香玉襲人春興多未有一詩答清

絕東風浩蕩半相過

窮北暮春欲見難矧斯滿目雪漫々南方縱自臆前

綻賦質元來非好寒

露洗玉顏鮮且明芳姿次第逐時榮不塗不抹幽妍

具號國夫人是此情

僻地蕭然只一家隣煙無復爍開花何同袁氏勞春

先心詞苑

清詩文卷上

事免却圍沉塞軍遮

未管見音起吾更手開新朵出牆橫賣花老叟有權

知過我門扉不放聲

屈曲蟠根帶暖回怯寒凍蓓漸相開他花發伴南枝

綻寧受異時羯鼓催

旬餘咫尺久幽尋未識庭梅春色深怪得世間晦冥

夕何來月色滿前林

鉄石心腸不畏寒玉膚祖盡及春闌春初春末猶殷

夏一是前王一後王

魏師病渴衆咽乾一旦聽名流液寒相如向有曹公

智愁裏試嘗熟子酸

嫋々和風顫玉條奈何碎玉向空飄兔毫縱貌形容

美散亂香魂何以招

曾學工人育梅術傍杖剪縮竟如何栖開肄綻無間

處果見新花如箇多

春至東風代北風芳心開折一宵中逋仙去沒花應

憾世上賦詩不復工

謾疑西施立牆頭滿體奇香四面浮應禁殮糧將飲

酒腰圍稍瘦素顏幽

芳心千結儵然開上映青霄下綠苔清琴冉々薰人

清詩文卷上

醉勝酌濁醪八九杯、
雄風一陣簇芳馨、白日青天看墜星、枝上須臾苔上
水、由來無計繫飄零、

七日半江山、泛舟到近村即事

秋水洞明如鏡白、新蘆疊累似雲多、堤上牽牛窓底
織、不知何處是銀河、

甲申三月十二日聞賴山陽自京師來吾鄉

寓某氏賦之

春曉城中春睡多、遠檐燕雀聲虛哢、非上高樓撞巨
鐘、乘榆日暮猶昏夢、

歲晚即事

殘牖人間事々煩、風塵獨避吾家園、此生猶未全閑
暇、更為來年培草根、

甲申正月二日倦奔趨偶郊行終到北山下

幽不意常心竊悅之賦此詩

三元未得一時暇、虛禮訪人如轉蓬、山村脫却市朝
習、簡易依稀太古風、

二月初一日自卯至酉雨偶得短句

懶探野景出江城、春雨洒然簷外鳴、非獨殘梅一種
事、淤泥滿路礙人行、

早春游野外賦并見

早春多雨未登山，新霽先游村野間。不啻農人休力作，耕牛亦卧柵中間。

村舍白梅盛華乞主人折得一朶以歸之作
春梅清瘦出疎籬更乞村翁攀一枝
路滿地月明人不知
夕夕白雪攜歸

早春野外即事

心視巧官輕似雲望山弄水意何云
天寒仙鶴未飛舞到處唯口鴨鵲聲

雨後郊行視黃梁黑黍多為潦水所腐朽澗

然賦絕句

今秋多雨似黃梅適遇新晴尋野來
田面水深何所有
有蘋花蒲劍戰風開
蘋花蒲劍戰風開可識依然租稅催
蛩蟲鳴草聲尤切似訴農人荒耗哀

訪友人宅多種草花適開賦即事

檐前窗外薰蘭開元是主人手自栽
急命兒童掃蛛網一雙黃蝶語香來

欲到東岸途看秋草之佳徘徊愛嘆不知渡
船既赴流去矣奴遽再呼且招吾禁之而賦

白蘋紅蓼被遮邀，却使舟師已放橈。呼不回，不默又
至柳陰石角，寄吾腰。

有男兒家五月五日盛植旌旗于門，是邦俗也。竊考其所以蓋為父母者，私祝其子為彥聖而登高貴之位，建旌旗之飾，出入于其門之意也。然而熟視古今，雖有僥倖得志者，而為彥聖者幾希，不為彥聖而得志者，車服旌旗之美，不稱其德。故君子不取也。况乎無能而與螻蟻雀鼠俱盡者，非顯肖父母之初志而何也。固為子者之罪也。然而父母徒知私

祝之而不知教導之故，往往俾陷于匪，以如此，然則亦可不謂父母無過乎。此日五日也。又者各門旌旗之翻賦絕句，以示塾童戒慎恐懼，又為父母者宜懲創。

旌旗亦是桑蓬意，誰不暗誦天下英。試者成童弱冠後，半為鸚鵡半猩々。

江行過橋有感，慨而賦橋之功德。

收功無路去無田，聊似荊公雌伏年。忽感廢船犬餘板，架深猶不濟人鮮。

春晨大雪即事

庭日凌雲長古松、今朝老幹雪深封、狂生心樂無人會、高捲簾帷睨白龍、

岡田氏近栽培牡丹戲賦之以寄主人

列植牡丹書屋前、清明之後定將然、凭欄試問主人意、惟是樂花又樂天、

愚常感世風衰颯、適出游郊外、人事歸空而心之用無復所施、忽省悟昔儒性無內外、心

無內外學無內外之語、以賦一詩

心無一點明
々照斯境
庸儒不到得

原野人稀意漫澄、茫然何處施良能、心無一點明々照、昨日輸身林下僧、

季春一日出郭外遙看隔村山、有此咏言外

意任人知

始終不箇口山岑、冬去春來草森々、野人日看青蒼色、眼力何知真味深、

登山四更出街犬吠影、從者怒逐之吾禁以

賦絕句

二三猶犬吠聲頗、雖是天然不敢嘆、却笑枯亡是非者、從來掉尾媚非人、

五更出郭蛙聲喧

稻田千頃水如川、聒々蛙聲欲動天、々々縱似雷鳴

響潭底龍蛇蟄尚眠

聞曉鐘

春曉家々尚掩窓、鐘聲何處度前江、禪客將醒衆人
睡、自家猶在夢中撞、

徑今米村從者謂予曰桃花盛開宜賞之答
以此詩

麥浪菜花夢寐間、桃花不復掛眉端、徐登千仞凌雲
嶺、一々回首直下看、

訪不窺園賞櫻花

君嫌桃李凡姿纈、手植海棠同種潔、不管世人知不

知、十不破、蕃清如雪、

不窺園牡丹未開

紫白紅黃不剗貽、騷人惆悵漫銜杯、知君嫌奪春花
艷、更過一百五日開、

重訪鷲嶺興法寺偶成

十二年前茲賞春、茶湯麥飯淨無塵、今日寺僧皆換
盡櫻花、猶向舊遊人、

隣舍花衰賦之紅絲傲吾色者宜監

隔牆春樹雪花堆、一夜風吹色頓頹、不獨主人下簾
箔、游蜂戲蝶去無來、

字句整齊先
生亦偶作詩
人之詩
惟勢家退職
後

曾因橋岡二氏懇請臨其家講經義此日適
雨猶恐露潤而到橋氏途中吟

風來雲起雨如流野徑往來不敢休那箇冥々味々
裏日輪本體有虧不

季春野外日暮即興

桃紅李白既無香川綠山青新有光幾度停藜竒絕
處夕陽黃映菜花黃

白井子迹讀王學之書而心得焉吾一日訪
之隣壁即倡家絃聲喧因短述

洗磨明鏡欲無陰妍醜分明各畏臨政柄如令君口

握安知不放鄭聲滿

靜坐偶成

委吏乘田終此年饑寒雖脫愧先賢將求雞犬歸吾
宅坐向陽明古洞天

洗心洞裏新夏即事

讀書之外人聲少啼鳥之中燕語新况此雨零花盡
靜宛如卜築避風塵

初夏郊行即事

花々過盡草萋々箬笠徐行入麥畦夏景未全蝕春
景綠林々裏一鶯啼

獨樂園即事

前依後倚此欄干，青翠凝眸處。方丈不羞丈夫意，東西南北豁然者。

與同盟訪獨樂園即興

獨樂之園非獨樂，同心相訪共譚仁。達則熙々善天下，不訪容受兩三人。

五月五日偶成

愛憎相半容於世，自識未全為獨醒。烏獸難群離不得，任教辜負楚臣靈。

入梅以還不雨及晚節為霖有此咏

勿墨守在此紙上者

黃梅時節日星鮮，時過還者雨似川。黔首不知奇正道，慢懷駭惑仰疑天。

白蓮碧葦之地其道不甚遠人々頃占清凉處

納凉船舸晚來繁，漾蕩下流各醉昏。白蓮碧葦清凉處，道遠無人上水源。

看尋常人家多栽竹有感

直節虚心失託根，誤生士庶舍中園。此君如又能言語，定向高人話宿冤。

官衙中狂吟

忘名忘利味無窮，終日如愚又屢空。誰識周旋熱場

裏身心冷淡廣寒宮

六月八夜泛城東江閑靜如深山大澤龍蛇

所蟠處非親歷誰知此趣

晴夜探幽入曲灣蕭然蘆荻蒹葭間西山將落半輪

月又逐扁舟東向還

讀書中適遇人贈蓮花數莖賦此詩自警又

以鍼砭整生之心病

花葉但無一點塵道州先哲是同倫吾儔亦見此花

德宜為中通外直人

夏日暮江即事

日沈川氣似新秋傍岸依沙避暑舟々裡各延月明

彩華燈不照學風流

題不知

斗升之水小乾坤覆鼻破鱗氣不存向避漁釣深處

秘他年得意上龍門

六月十五夜江上賞月弟子謂予曰作詩以

虞韻故賦之云

東山峰頂出銀兔西海濤中沒赤烏移步不徒納涼

氣鬼神妙用發吾愚

桂棹蘭船吳越妹生歌入夜亂江湖中天明月無心

甚孤影高過西海偶

偷閑講學于友人郊居途中流盼梧桐生于

道傍而結大實不無感終賦之

暗生明情道不開久將墳典委塵灰梧桐空結如鈴

實鳳鳥弗來誰食哉

見白蓮開有咏

秋池玉立不橫斜愛直愛情更幾家君子雖曾稱君子猶歸葱嶺之西花

今歲六月久旱河水將涸矣予讀書之次戲

謂諸生曰江河若露底則鱗物將何處託其

日黃生身言未畢一童子進曰吾君侯近者率官

非賦非吏巡江海適獲大鯉一百餘頭是豈不鱗物

以無託生而歸于吾君侯之仁乎吾聞之以

為百數之大鯉網得如此是天也非人之所

能為也童子又進曰請為吾賦其事及再三

立拈筆綴二十有八字以與童子

天出神龍鱗甲張江魚先向厥中藏人寰亦有枯魚

者正是騰雲降雨祥

七夕前一日正門生詩即事

牛女遭逢僅經歲風雲會合久無時書生不識吾心

病乞正持來七夕詩

江上即事

正邪方枘本分明，步到秋江與我清。却覺直情非至智，水沙石曲口流行。

秋曉郊外即事

五更露冷曉星高，前路冥冥孤叫號。纔是大陽出山寸，千形萬象照秋毫。

早起出門陰霧四塞嘗讀漢史記其事

非烟非靄又非霞，水冷雨飛咫尺遮。耳聞新莽封侯日，黃色滿天亡漢家。

訪橋本氏觀邑俗賦之以贈

女織男耕淳朴深，城中妖俗未相侵。若加文教遡三代，不可使知豈聖心。

八月十四日夜漢江書所見

畫船漾盪亂滄浪，燈燭爛然焚夜涼。銀蟾嫌被醉人見，特倩白雲深秘光。

秋日訪由比君賦池蓮時雨得文韻

滿池紅白映秋雲，雨挫風摧落片紛。贏得如盤數千葉，仰遮鷺鷥蓋魚群。

丙戌仲秋訪上田翁應其需書孟子之語題

絕句于餘幅

天理元明月人欲自浮雲々々碍明月世路暗絲々

雨中集友人宅讀書即興非踐實堦誰乎其

趣哉

主客相忘此館中共譚周易豁襟胸無端坐玩一時

象雨裏怪松如躍龍

洛陽旅館偶成

洛陽城裏暫淹留未遇英豪只是憂始知此地謝公

夥日々東山携妓遊

九月一日經加茂祠前

小春日近兢人行廟北廟南笑語驚何物能存太古

意只看鴨水一溪清

示弟子雷不蘇早之並責心辭其外其其

自學而連堯日終千葩萬學未嘗同刮眼不見根所

在聞香玩色遂無功

辭職詩并序

昇平二百有餘歲上下無事而天下不可謂全

無弊也文政十丁亥之歲迺吾官長高井公莅

任之七年也是歲之夏四月公命余捕索耶蘇

之邪黨于京攝之間以窮治之不日招伏就焉

公申呈之府，聞之于東都憲臺。經三年之久而發落矣。妖邪煽誘庶民之害，於是乎稍息。十二年己丑春三月，公又命余糾察猾吏姦卒與豪強潛通隱交以蠹政害人者，而其所汪連及要路之人，臣僕歷世之官司，非不知之，蓋有所怖且憚而遁之歟。若爾不憂世思民之甚者，自也。余感公之忠憤，終置禍福利害於度外，潛圖密策，施疾雷不掩耳之遺意，以摘其伏匿其姦。魁首自及餘黨，各就刑于菜街，殛死者若干人。小春舉其職，有三千金，皆是民之膏血也，散之以肇

建振恤窮獨之法，姦猾蠹蝕庶民之害，於是乎又漸除而無告人，亦庶幾蘇息矣。十三年庚寅春三月，公又命余汰浮屠之污行，夫不與檢束浮屠幾年于茲，故肆然犯婦女食魚鳥焉，甚於不賴之年少，其糴腥污穢舉邦皆然矣。不徒此一方也，若急理之，則必不堪繁刑，故敷訓戒之令，既及再三，終逮捕其不悛者，猶數十人，盡流竄海島，使與邦人不齒，僧風於是乎一變矣。且京兆南都界浦亦風靡，其官司各黜貪饕吏，誅姦邪僧，無皆不出于公之後。然則公之舉諸

衙之嗚矢也哉。而公年垂七十，其秋七月上養病之疏，而未允。嗚呼！余齡則三十有七，職則微賤，而言聽計從，關大政，除衙蠹，鋤民害，規僧風，豈非千歲之一遇乎？而公之進退，乃如此。義不
得不共棄職以招隱，而觀陳眉公讀書鏡所載，
包明之於陽收王也，不顧妻子之飢寒，弄職不
徃於汪公徹之府，則余雖俗吏，讀聖賢之書，從
事良知之教，能無感于心乎？將見公之去，而混
樵漁之伍，故賦招隱之短篇。
昨夜闌窓夢始靜，今朝心地似僊家。誰知未乏素交

者，秋菊東籬潔白花。

野外即事

蚊蟲攻牛，待人撲之，却被牧童噴。牧童遊戲無閑
念，忍聽哀鳴獨自呻。

弟子省語詩，又恐枯淡流乎二氏。故寓警發
之意。

着了心中月意味，自深長。不妨洞庭去，縱橫掇月光。
某勇出遊，所從之子弟，觸腐物，遽擁鼻。由是
觀之，則心之神明，乃貫知覺情意，而知行之
合一，坐可識，遂賦之以示弟子。

心雲氣霧自童兒，雲裏霧中日尚馳。忽逢腐臭心真惡，者良知蓋致之。

吳山之北有種牡丹家，予米賞花時雨賦。

沈香亭北昔曾栽，不與楊妃驚馬嵬。今日雨中尋舊色，紅顏垂淚訴餘哀。

池田村西有千金牡丹者，聞其名尚矣一日。

來賞因問所得其名曰昔嘗有一貴人一見此花而曰以千金購之地主不許之故得其名云於是乎慨然賦之。

聞說千金得此花，芳姿傳遠歲年過。國士有香人不

識古今寂々萬種餘。

天保丙申秋登甲山

二首先生暴發前一年之作曾中自有鬱結不解者

曾遊二十二年，前林聲再尋依舊鮮。今日思深似前海，紡煌不獨為詩篇。

人隨無事醉明時，柔脆心腸如女兒。却衝秋熱攀山險，誰識獨醒慎獨知。

題不知

飛雲浮雨勢，口確枉走無人棄。公方寸天晴了一理，龍騰須與蝶飛同。

應人需題宇治川競先濟圖之舊旅

慎獨無論武與文工夫徹處破千軍何況同濟心上
戰知言寧奪濟川勳

登富士山

口吐大虛容世界大虛入口又成心々與大虛本一
物人能存道只今乎

千年雪映千年月况復紅輪未曉昇下界祇今猶夢
寐枕頭暗々五更燈

題不知

新衣着得祝新年羹餅味濃易下咽忽思域中多菜
色一身温飽愧于天

一身温飽愧于天隱者寧無心救全在鄉隣生翻口
笑默聽大學卒章篇

洗心洞詩文卷上

Blank manuscript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洗心洞詩文卷下

每日之業未暇常從六位中尾捨吉編纂

文林抄卷之七意而非常西傳也

洗心洞入學盟誓

欲學聖賢之道以為人則師弟之名不可不正也師弟之名不正則雖有不善醜行誰敢禁之故師弟之名誠正則道行乎其間道行而善人君子出焉然則名問學之基也可不正哉某雖孤陋寡聞以一日之長任其責則不得辭師之名而其名之壞不壞大率在下文條件之立不立故結盟於入學之時以預防

小說異端之書
士最可加謹慎處
詩章不須後廢之可也
戒交於俗輩
極緊要

于其流不善之弊

主忠信而不可失聖學之意矣如為俗習所率制而廢學荒業以陷奸細淫邪則應其家之貧富使購其所告之經史以出焉其所出之經史盡附諸塾生若其本人而出監之後各從其心所欲可

學之要在躬行孝弟仁義而已矣故不可讀小說及異端眩人之雜書如犯之則無少長鞭朴若于是即帝舜朴作教刑之遺意而非某所創也

每日之業先經業而後詩章如逆施之則鞭朴若干不許陰締交於俗輩惡人以登樓縱酒等之放逸如

一犯之則與廢學荒業之譴同

一宿中不許私出入塾如不請某以擅出焉則雖辭

之以歸省敢不赦其譴鞭朴若干

家事有變故則必諮詢焉以處之有道義故也非某

欲聞人之陰私也

喪祭嫁聚及諸吉凶必告於某與同其憂喜

犯公罪則雖族親不能掩護告諸官以任其處置願

備們小心翼翼莫貽父母之憂

右數件勿忘勿失此是盟之恤哉

學堂西揭

師弟際朋友
情要如此懇
篤

入吾門學道以忠信不欺為主本乃記陽明先生示龍場諸生語以揭示宜服膺

立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學者曠廢隳惰玩歲渴時而百無所成皆由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立志而賢則賢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是而不為善可也為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為善為君子使

不貴後無點

為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為惡可也為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為惡為小人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勤學

已立志為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篤也從吾游者不以聰慧警捷為高而以勤確謙抑為上諸生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為盈無而為有諱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能甚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志之

不貴於無過
與人臣之不過

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々果遂為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己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稟能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々果遂以彼為無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從事於學矣

改過

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為大賢者為其能改也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諸生自思平

忠無過為大
同一意

日亦有欽於廉潔忠信之行者乎亦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諸生殆不至於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講習規勸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歉遂餒於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旧染雖昔為冠盜今日不害為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雖改過而從善人將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溢疑沮而甘心於汗濁終焉則吾亦絕望爾矣

責善

待人寬責已
嚴造孔門之
家法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
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繹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
怒乃為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
彼將發其愧耻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
不能是激之而使為惡矣故凡許人之短攻發人之
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
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
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其
學鹵莽耳謬為諸生相從於是每終夜以思惡且未
免况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

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
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
教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

平時文政八乙酉正月十有四日

學堂東揭

入吾門欲為人則要道問學以尊德性誌新吾先
生之語及學者以揭示宜識察焉

堯舜事巧孔孟學術此八字是君子終身急務或問
堯舜事功孔孟學術何處下手曰以天地萬物為一
體此是孔孟學術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堯舜

無二字乃是聖賢

事功、總來是一箇念頭、脫盡氣習二字、是英雄、

學必相講而後明、講心相直而後盡、孔門師友不厭窮問極言、不相然諾承順、所謂審問明辨也、故當此時道學大明、如撥雲披霧、白日青天、無纖毫障蔽、講學須要如此、無堅自是之心、惡人相直也、

喻得善足破駁雜口耳之

上吐下瀉之疾、雖日進飲食、無補於憔悴、入耳出口之學、雖日事講究、無益於身心、

只人々去了我心、便是天清地寧世界、自德性中來、生死不變、自識見中來、則有時而變矣、

故君子以識見養德性、々々堅定、則可生可死、

昏弱二字、是立身大業障、去此二字、不得做不出、

不好人、世間無一件可驕人之事、才藝不足、驕人德行是我

性分事、不到堯舜周孔、便是欠缺、便可自耻、如何驕

得人、天下至精之理、至難之事、若以潛玩沈思、求之無厭、

無躁、雖中人以下、未有不得者、讀書能使人寡過、不獨明理、此心日與道、但邪念自不得而乘之、

古之學者在上做工夫故發之外面者為盛德之
符今之學者在外面做工夫反之於心則為實德之
病
事々有實際言々有妙境物々有至理人々有處法
所貴乎學者學此而已無地而不學無時而不學無
念而不學不會其全不詣其極其不止此之謂學者
今之問學者果如是乎留心於浩瀚博雜之書役志
於靡麗刻削之辭耽心於鑿真亂俗之技爭勝於煩
勞苛瑣之儀可哀矣而醉夢者又賀々昏昏若癡若
病華衣甘食而一無所用心不可哀哉是故學者貴

好學貴知學

天地萬物其情無一毫不與吾身相干涉其理無一
毫不與吾身相明
凡字不見經傳語不根義理君子不出諸口
古之君子病其無能也學之今之君子耻其不能也
諱之
有志之士要百行兼脩萬善但足若只作一種人
々自守沾々自多這便不長進
學問之道便是正也博雜不一則不真々々則不精
入萬景之山處處堪遊我原要到一所只休亂了脚

入萬花之谷采々堪觀我原要折一枝只休花之眼
心得之學難與口耳者道口耳之學到心得者前如
於權度之輕重短長一毫掩獲不得

大學一部書統於明德兩字中庸一部書統於修道
兩字

干時文政八乙酉正月十有四日

兒童日課大畧

每曉卯上刻收枕席皆盥漱梳櫛讀新理書讀終退
而讀其書十過疑忘不許放過必就正焉然後讀旧
理書十簡疑忘亦復然習書而後寫字々々而後誦

詩背誦而後韻字平仄就正焉酉中刻就寢

學堂揭示

錢緒山以天成篇揭嘉義書院示諸生吾亦謹書

揭洗心洞弟子日讀而心得焉則猶躬親學於陽

明先生

吾人與萬物混處於天地之中為天地萬物之宰者
非吾身乎其能以宰乎天地萬物非吾心乎心何以
能宰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有聲矣而為之辨其聲
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色矣而為之辨其色者誰歟天
地萬物有味矣而為之辨其味者誰歟天地萬物有

變化矣、而神明其變化者誰歟、是天地萬物之聲、非
聲也、由吾心聽斯有聲也、天地萬物之色、非色也、由
吾心視斯有色也、天地萬物之味、非味也、由吾心嘗
斯有味也、天地萬物之變化、非變化也、由吾心神明
之斯有變化也、然則天地萬物也、非吾心則弗靈矣、
吾心之靈毀、則聲色味變化不得而見矣、聲色味變
化不得而見、則天地萬物亦幾乎臭矣、故曰、人者天
地之心、萬物之靈也、所以主宰于天地萬物者也、
吾心為天地萬物之靈者、非吾能靈之也、吾一人之
視其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目者、同是明也、一人之

聽其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耳者、同是聰也、一人之
嘗其味、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口者、同是嗜也、一人之
思慮其變化、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心知者、同是神明
也、匪徒天下為然也、凡前乎千百世已上、其耳目同、
其口同、其心知同、無弗同也、後乎千百世已下、其耳
目同、其口同、其心知亦無弗同也、然則明非吾之目
也、天視之也、聰非吾之耳也、天聽之也、嗜非吾之口
也、天嘗之也、變化非吾之心知也、天神明之也、故目
以天視則盡乎明矣、耳以天聽則竭乎聰矣、口以天
嘗則不爽乎嗜矣、思慮以天動則通乎神明矣、天作

之天成之不參以人是之謂天能是之謂天地萬物之靈

吾心為天地萬物靈惟聖人為能全之非聖人能全之也夫人之所同也聖人之視色與吾目同矣而目能不引於色者率天視也聖人之聽聲與吾耳同矣而耳能不蔽於聲者率天聽也聖人之思慮與吾心知同矣而心知不亂於思慮者通於神明也吾目不引於色以全吾明焉與聖人同其視也吾耳不蔽於聲以全吾聰焉與聖人同其聽也吾口不爽於味以全吾嗜焉與聖人同其嘗也吾心知不亂於思慮以

全吾神明焉與聖人同其變化也故曰聖人可學而至謂吾心之靈與聖人同也然則非學聖人也能自率吾天也

吾心之靈與聖人同聖人能全之學者求全焉然則何以為乎有要焉不可以支求也吾目蔽於色矣而後求去焉非所以全明也吾耳蔽於聲矣而後求去焉非所以全聰也吾口爽於味矣而後求去焉非所以全嗜也吾心知亂於思慮矣而後求止焉非所以全神明也靈也者心之本体也性之德也百体之會也徹動靜通物我亘古今無時乎弗靈無時乎或間者

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皆自率是靈以通百物，勿使間于欲焉。已矣。其功雖不同，其靈未嘗不一也。吾率吾靈而發之於目焉，自辨乎色而不引於色，所以全明也。發之於耳焉，自辨乎聲而不蔽乎聲，所以全聰也。發之於口焉，自辨乎味而不爽乎味，所以全嗜也。發之於思慮焉，萬感萬應，不動聲臭，而其靈常寂。大者立而百体通，所以全神明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必率是靈而無間于欲焉。是天作之人，復之是之，謂天成。是之謂致知之學。

于時文政八乙酉夏四月五日，升於西山，辭於陸。其志不立，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吾陽明先生諄々告于天下之有志者，吾亦以立志為問學之首功矣。而立志二字，自非不待文王興起之豪傑，其孰能奮然為之。何者，以立為聖賢之志故也。而聖賢之為聖賢，豈有他哉。只明吾孝之明德，以親父，以及天下之父子，明吾敬之明德，以親君，以及天下之君臣，而止於至善，而不動者，此之謂聖賢。故人々立志，以至於止於至善之地，則亦聖賢也。而天下以此道為迂腐也，久之顧

為此議者皆是放心者流也、畏放心者流之非笑而陷于其杵臼中、豈非失是非之心甚者乎、故吾雖昏愚一旦躍然以立為事、從吾游者亦當從事于此、雖然不知至善為何物而外尋、則抵死不悟、故不得不告至善之義也、書所謂人萬物之靈、字即至善也、至善是々非々之良知也而已矣、人以其良知之故、為萬物之靈也、故見父則自然孝、心生焉、見君則自然敬、心生焉、然則孝非事父之善乎、故為人子止於孝、而以禍福利害不動其心、則所謂止於至善者也、敬非事君之善乎、故為人臣止於敬、而以禍福利

害不動其心、則所謂止於至善者也、推是千行萬業皆止其所止、而以禍福利害不動其心、則亦皆止於至善者也、故父慈而子為孝、未可謂止於至善也、君仁而臣為敬、未可謂止於至善也、父雖如瞽叟、不慈而子致舜之孝、然後可謂止於至善也、以是觀之、則學問無窮之大業也、非積去人欲存天理之巧易、至于此哉、嗚呼、世之記誦詞章之儒、入耳出口之士、皆自以為學聖賢之道、而窮其精蘊、而不失孝弟於父兄者、幾希矣、若使之遇不慈之父、不愛之兄、則必然焉、必怒焉、甚則至於無所不至也、不其然乎、皆是不

知於吾心之至善之咎也。故不知於吾心之至善，則雖博涉經籍，巧彫文字，要皆禽獸之師，而豈可謂萬物之靈哉？弟子思之，亦當以立志為急務。否則口雖嘗孔孟朱王糟粕，心則猩々而已爾。鸚鵡而已爾，豈不愧哉？豈不愧哉？

塾生歸省之日，倉拈筆書之以與之，特鍼砭而已矣。如章率不愜于規，則讀者亮察。

洗心洞學名學則并讀書々目

弟子問於余曰：先生學謂之陽明學乎？曰：否。謂之程子學朱子學乎？曰：否。曰：謂之毛鄭賈孔訓詁註疏學

乎？曰：否。仁齊父子之古學乎？抑徂徠主詩書禮樂之學乎？曰：否。然則先生所適從將何學耶？曰：我學只在求仁而已矣。故學無名強名之曰孔孟學焉。曰：其說如何？曰：我學治大學中庸論語也。大學中庸論語便是孔氏之書也。治孟子也。孟子便是孟氏之書也。而六經皆亦孔子刑定之書也。故強名之曰孔孟學也。毛鄭賈孔之學，則只註釋經書之名義也。程朱之學，大抵說破經書之精微性命之底蘊也。陽明先生之學，就其中提易簡之要也。仁齊徂徠則特其嘩餘耳。嗚呼！孔孟之學在求一仁，而仁則難遽下手，故或讀

泐心淵詩效卷下

其訓詁註疏而求其影響或因其居敬窮理之工夫以探其精微窺其底蘊或致良知以握其易簡之要而畢竟各皆歸乎孔孟之學也已矣然而孔孟數千百歲以前既逆知數千百歲後諸儒各爭意見立宗分派以為同室之鬪矣故孔子以孝經授於曾子而謂之至德要道孟子亦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以是考之則四書六經所說雖多端仁之功用雖遠大其德之至其道之要只在孝而已矣故我學以孝之一字貫四書六經之理義力固不及識固不足然求諸心而真窮心中之理將以死從事斯文矣故直曰孔

孟學是乃似借而不借矣吾徒小子宜奉遵焉而若有問我學者則以之答而可

孝經 增補孝經彙註并鄭註本

古本大學 序解

中庸 朱註

論語 朱註

孟子 朱註

右一經四書

易 程傳

書 蔡氏集傳

澠心淵譚文卷下

詩

呂氏讀詩記
并朱子集傳

禮記

陳氏集傳并
三禮義疏

春秋

并三
傳

周官

三禮
義疏

儀禮

三禮
義疏

右七經三傳

傳習錄

朱子小學

四名公語錄

近思錄

陽明子集類

王門諸子書類

程朱書類

有口
訣

歷代理學名賢書類

有口
訣

右理學

二十一史

通鑑綱目

讀史管見

名臣言行錄

各有
口訣

右史類

八大家文集之類

杜詩及宋十五家詩選之類

右詩文

示弟子

人大概凡體而塵腸然讀書講道自以為窺聖賢之
蘊是為大惑矣譬如羊質而被虎皮外人必惡視之
陷以陰謀陷於其陰謀而後噬臍吁亦晚矣故讀書
講道者默以識之謙以居之而當忠孝之變殺身成
仁是其所止也

祭陽明先生

維大日本文政十一歲次戊子十一月二十有九日
浪花市吏大鹽後素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于明
新建侯陽明王先生之靈嗚呼先生豪傑而聖賢武
略而文章征誅冠賊開導衆生當代孔孟後世伊姜
伏以自從南宋迄元明際闕閩濂洛學明一快雖然
不知歸宿何在於是紫陽未泯蔽固難敗知行分烈
聖教破壞出二氏下學者不悔訓詁羅葛六經埋殺
碩學鴻儒茫猶涉海况夫中人以下碌々學究區々
小輩嗚呼先生亦陷其杵臼挺身奮出拈人心良再
明精一高明之徒返轅悟失巨鐘回夢始瞻中天日

如嚮無觸奄瑾怒楚林濱死托言江溺陷虎穴裡領
神人教甘龍場吏翹魍蟲毒與之坐起乃鎖石柳歷
千百喘焉以中夜所得起洙泗之傳乃如此哉嗚呼
先生廊廟之器台輔之材置諸帝傍明祚豈顏自古
陰邪惡陽剛未所以不能一日安位鸞臺建切柵外
青史明哉閩廣大盜良善中毒橫水桶岡殺及牛犢
三洲所燭莫不野哭其時守令怯皆側目孰敢運籌
摧敵如破竹嗚呼先生一起圖南韜畧在腹次弟施
乏僅費箭鏃巢穴掃盡蟲鼠口伏脅從所宥渠魁就
戮爾後告喻民蒙仁育宸濠何人天子之叔上下所

畏叛則為賊人不知義豈亦欲逐嗚呼先生默決獨
知不須龜卜撞西域虛終亦縛束人稱其功謂其學
非不知功業皆出良知惜哉良知之說絕響幾時考
索其由決不在師曰仁發大緒山才遲龍谿過高原
靜好奇東廓南野具體而微劉死黃刑學脉斷絲道
之不行其有斯歟嗚呼惜哉予生異域數百歲後難
討要領默々株守不能出頭庶乎猿狖夢寤之間有
人相授所授果何聽誠意講偶購全書讀一二句忽
知心非又識學課專誠研磨嬰心肺疚欲死再三藥
效不奏祖母病卒外祖終壽悲哀刺骨病勢益厚何

幸反蘇不知誰救有天之靈不然天祐斷然立志不敢事口躬行實踐宋脉無負願先生助予不使此心朽殺身為仁固予所懋清明如在靈鑑何咎嗚呼格思享子祭祝

洗心洞詩文卷下 畢

版權免許明治十二年十月廿七日

編纂者
兼出板人

從六位

大阪府士族

中尾捨吉

西區土佐堀裏通三丁目番地

兵庫縣平民

船井政太郎

攝津國神戸區神戸元町通五丁目三十六番屋敷

大阪府平民

大野木市兵衛

南區心齋橋筋二丁目七番地

同

發賣人

010190523263

48 13044

